

爱也未必能抵御重复的摧残

有一个调查,是在看上去相安无事比较和谐的夫妻间展开,那些打得鸡飞狗走的夫妻先按下不表。就是在这些五好家庭里,问:下辈子你们还愿意在一起吗。答案还真是五花八门。

最亮眼的一个是:下辈子就是做王八也不和他(或她)在一个池子里。

我们是有多么厌烦平凡与重复啊。尽管我们总是自我安慰日日是好日。有人说爱可以抵御岁月的摧残,我张其实挺怀疑的。

受访的许多夫妻中有很多人也是为爱结婚,大家也都知道爱情的保质期不见得比冰冻海鲜的时间更长。它变成了亲情或者友情是我们人类的鸡汤智慧,事实是爱情它消失了,不存在的东西又能抵御什么呢。

还有一种说法是只有才华能够抵御漫长的岁月耗损,这一点我同意,但是才华是需要成功来定义的,而成功的标准本身就相当的世俗化,没有几个奖杯在手好像也没有说服力。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才华只是没机会,这就增加了难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有可能是一个跨不过去的坎。

有许多时候,在一个阴雨的早晨或者一个懒洋洋的下午,我们会觉得生活是完全停滞的,昨天、前天、眼下和明天复刻一样的重复,看不到任何一点改变的可能性。这就是重复的杀伤力。有人以为做文学艺术工作会好一些,不对,闷是一样的,只是大家重复的事情不一样而已。回归到生活层面都是一样的。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都无解,人性使然的事情最终对抗常常是枉然。但是我有一点心得与大家分享。

第一就是不要想改变任何人,也不要盲目地奉献与付出。

因为别人未必需要,又常常只是感动了自己,过分的给予对别人也是负担,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就好。

第二,培养自己的专注力。

除了认真还要习惯重复,人只有在平凡和重复中煎熬过,才不会害怕重复,明白它一定会在一个临界点开始裂变有所提高,这也是重复的价值所在。

第三,人在热闹的时候学习隔膜和疏离,懂得边界和距离感的重要。

人有容易厌烦的特性,凡事尽量向内求,学习好好与自己相处。

第四点也比较重要,就是尽可能让自己变得有趣一些。

过分的专注和孤独都可能成为呆子甚至乏味,还是要保持对生活的好奇心,多看多听多学习,我对于那些九十岁还能完成创造性的工作,直接在工作中挂掉;那些保有天真的饱含智慧却容错力极高;那些喜欢学习勤于思考同时脚踏实地的人总是另眼相看。

我愿意和这样的人待在一个池子里。



说起欧洲之巅,很多人脑海中最先想到的应该是瑞士的少女峰又或者是法国的勃朗峰,两峰都以冰雪与浮云吸引着八方游客,但是鲜有人知有那么座山峰坐落于西班牙阿斯图里亚大区,且假如包换以“欧洲之巅”命名。论实际高度这里不是欧洲最高峰,也没有常年能够观赏的雪景,但“此心安处是吾乡”即是对这里的最好概述。

爬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七月正值地中海气候的盛夏,阳光滚烫,树上滴落的露水打湿了头发,山林中的雾气弄湿了衣裳,一阵风吹过把整个人都吹得通透,仿佛身体已经消失与空气混为了一体。沿着流淌着的河水往山林深处走去,虽空无一人但身边又充满了寂静的音乐。

远方的山峰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走着走着在一个湖泊豁然出现在眼前,是科瓦加天池。湖边空无一人,只有牛群们惬意地晒着太阳打着盹。这里原本的寂静被我的孤旅打破,老牛懒懒地瞅我一眼,又百无聊赖地狠狠啃了一口青草吧唧吧唧嚼起来;几头牛犊子见到陌生来客好奇地向前几步,牛眼一动不动地盯着我,又小心翼翼后退几步嗷嗷叫了几声夹杂着三分警惕与不安。

天池在太阳的照射下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往湖中望去,没有湖中仙女或者大鱼出现的惊喜,但对面群峰与森林倒映在水面上优雅地晃动扭扭着,青山绿水蓝天在此奇异交互成了梦幻般的紫色。河的对面,远处一群岩羊正在山谷尽头欢快奔跑着,跳跃着,忽左忽右,忽近忽远,宛如在火焰中缥缈地飘荡。恍惚恍惚中突然一只青蛙惊起了湖面一片波澜,风景霎时似乎醒了过来。再定睛望去,远方哪里还有岩羊的影子,我不禁怀疑刚才的一切是否幻觉。

在林间穿梭,不知不觉已到了半山腰。回头望去,碧绿的河谷层峦叠嶂,七月欧洲之巅的草甸是什么样子的?它没有冬韵的苍凉,也没有春日的柔情,有的只有最纯粹的自然与生命力。天空蓝得无比透彻,甚至看不到一丝云彩;身边偶尔飘来一丝半缕,眨眼间便消失殆尽化为透明;四周的鸟叫虫鸣静下来又空空寂

寂。雪山之下绿草茵茵,牛羊成群,找片树荫躺下,只有影子在斑驳的光影与闪烁的水流中清晰而又分明地伴随在身边。它们似乎和我一样,身体的每一秒钟仿佛都停留在刚刚从梦中醒来的状态。

一阵奶香弥漫了过来,我起身细嗅,又只剩山涧的青草松脂香。走了两步,一股清冷潮湿的空气扑在脸上,大雾朦朦胧胧汇聚在一起,薄纱般轻柔细腻,又严严实实地罩了下来,在林间游曳,在山谷翻滚。小雨淅淅沥沥,把七月的欧洲之巅描绘成淡淡相宜的一幅幅丹青。

穿过树林继续往山道上走,忽见一个小木屋扎在斜坡上。门前台阶又光又滑,屋檐上的盖板留有陈年累积的青苔斑痕,一侧角落竖有捆放整齐的干柴。正欲绕道而行,却被屋中主人远远发现,只见一位穿着裙子的青春少女气喘吁吁跑过来,连手煎牛奶用的搅拌棒都没来得及放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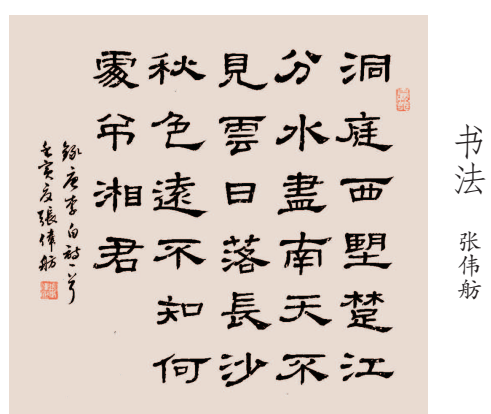
许是鲜少见东方面孔,少女热情地把我邀请进屋避雨。外面的雾渐浓,把整个小屋包围起来,我倚靠在窗边,一边看着少女在煮牛奶的大铁锅前不停地搅动,一边和她讲东方的故事。一个仔细地听着,一个仔细地听着,噼里啪啦的柴火声和淅淅沥沥的雨声暂停了画面,冻结了时间。

直到风把窗推开了一条缝,窗外的雾钻进来,丝丝缕缕,在屋里飘散。雨后的清新,草木的香气与熬煮的奶香弥漫在了一起,那一刹那我愿意在这块空间待到天荒地老。往窗外望去,千顷寂静,山在呼吸,水在呼吸,空气在呼吸……此刻凝目,能看到天涯;此刻倾听,可听及海角。

谢过热情好客的少女。然后告别。下山路上忍不住驻足回望,远处的雪山依然是那么近那么远,叮叮当当的铃铛声仿佛可以带你到任何想去的远方。走到山脚下,我掏出手机拍摄了今天的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照片。然后便不再留恋,转身离去。

孤旅「欧洲之巅」

陆 决



张 伟 舫

闷热的午后,在军旅作家周建新宁静雅致的白鹭书屋品茗聊天甚是惬意,闲聊间建新兄说起了上世纪80年代自己创作生涯中的一段往事,搅动了我的心绪。1984年初夏的一天,19岁的周建新收到从浙江嘉兴老家辗转寄来的浙江省作协邀请他赴普陀山沈家门参加儿童文学创作笔会的邀请函。信函是寄到嘉兴桐乡某公社小学,那时的周建新是该校的代课教师,但收到信时,他已是南京军区空军某师机务教导队一名入伍半年的新兵。在这次笔会上,他结识了圣野、夏萼生、任哥舒等一批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同时也遇到了同样来自嘉兴平湖年仅18岁的詹政伟。两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参会后才得知,他们能参加这次高规格笔会,属于破格邀请,而这背后有着鲜为人知的情。

那年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洪汛涛得知20岁出头、寓言《小马过河》的作者彭文席因家庭出身,不得不离开校园,回家种地做农民,从此不再写作后十分遗憾与痛惜。《小马过河》这篇作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谓家喻户晓,不仅入选小学课本,还在全国儿童文学评奖中获得一等奖。为此,洪汛涛多次和浙江省作协提出,要重视对年轻作者的培养与爱护,不能再出现第二个“彭文席”了。由此,也就有了周建新、詹政伟被省作协破格邀请参加笔会的事。说到这里,周建新动情地感叹:“1985年和詹政伟又一起参加笔会后再也没有见面,这一别就是37年啊!”其间,他曾经写信给在平湖文化馆工作的詹政伟,但信却阴差阳错被投递到平阳文化馆。

上世纪80年代两个年轻人因文学而结缘,一晃37年过去,却一直未能谋

面。听闻周建新这番道来,我不禁“拍案而起”:“上海和平湖是近邻,你们俩应该马上聚一聚。”我当即拨通了嘉兴警界的挚友、知名书画家杨鸿圣的电话,委托其在平湖安排一下“周詹会晤”。巧的是,鸿圣兄和詹政伟亦是多年好友,和周建新虽不熟识,但对这位在上海当兵、工作的嘉兴老乡也是久闻其名,经常在报上拜读周建新的美文,缘分就是如此美妙。

几天后,我和周建新便迫不及待驱车前往平湖。傍晚时分,分别了37年的周建新、詹政伟终于再次见面。37年一杯酒,有意思的是,周建新和詹政伟都是新民晚报夜光杯的作者。这两个经常在夜光杯上“碰头”的作家,现在终于坐在餐桌前尽情干杯了。葡萄美酒夜光杯,目睹他俩久别重逢的喜悦之情,我与鸿圣兄不禁频频举杯祝贺。席间,詹政伟回忆,1984年他到笔会报到时,省作协的工作人员问道:“你父亲呢?”还以为稚气未脱的他还是随同其父亲来参会的。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翌日,我和周建新、詹政伟一起参观平湖李叔同纪念馆时,吟诵弘一法师的《送别》,不由感慨万分。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澎湃年代,作为那个年代“痴情”的文学青年,如今的周建新、詹政伟虽然不再年轻,但他俩始终保持文学的初心,仍然笔耕不辍。周建新不仅经常在军队和地方报刊发表作品,还出版了散文集《远行》,并和其女儿周梦真双双加入了上海作协,被誉为父女作家。詹政伟是嘉兴市作协副主席,著有多部长篇小说。漫漫人生路,能有几个37年呢?他俩用文学与青春构筑的岁月长河,奏响了时代的回旋曲,至今绵延不绝,余音袅袅……

三十七年一杯酒

刘 翔

每一个有月亮的晚上,都是有着故事的日子。古人爱月亮,种种情思都似乎在明月中找到回响。“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借助和月亮的对话,倾诉着自己的心声。“多谢月相怜,今宵不忍圆。”我怜明月,明月亦给予回报。

看到的是月亮,回忆的却往往会在月亮之外。故乡的江边,往往会修建一些亭子让人歇脚,也可以观景。亭外垂柳,江畔流水声,颇有几分情趣。夏天,总是会有人坐在亭子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或者聊天,或者唱着越剧。唱戏的人并不专业,最多只能说是票友。和着水声,从江的这边会传到那边,依稀能听到几句唱腔,有时会是“官人你好比天上月,我为妻可是月边星。那月若亮来星也明,月若暗来我星也昏”,有时也可能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越剧善于表现柔情蜜意,江南的婉转清丽,总是让人十分耐听,和皎皎明月有着分外契合的感觉。小孩子未必能领会那种情思,手工巧的孩子会摘旁边柳树的叶子编成花环戴在头上,戴上以后,魅力值加倍。看着眼馋,自己却不会这手艺的小孩,就会央求大人帮忙编一个花环,等待王冠的加冕。也有些小孩子会在路边捡石子,往江水里打水漂。扁扁的石子,在水面激起一阵阵波浪,偶尔击中月亮的影子,泛出片片波纹,带着一丝丝碎的光,一圈圈荡漾开来,一江的银光,不一会儿又恢复原来潭面无波的样子。只有小孩子兴奋的叫声,开心的笑容表明着他们的胜利。场面如此平常,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县城,都有着同样的场景重复了无数遍,只是在每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会让人想起这样的今夕何夕。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我们听到的月亮,总是和嫦娥奔月、吴刚伐树联系在一起。嫦娥奔月,也有说是后来化为金蟾;吴刚伐树,桂树随砍随合,神话的故事背后不一定是团圆的结局,“今人不复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无论在都市,还是山村,人依旧,月自然也依旧。

我们在诗词中吟诵明月,在美食中赏月。家中的小孩上幼儿园的时候就知道了太阳爸爸、月亮妈

我和女儿的明月

王 丽娜

前些年,在苏州闲居,常与姑苏才子陶文瑜喝茶聊天,说到古镇,他首推同里,似乎在苏州古镇榜上,同里最好,没有之一。

我去同里数次,每次亦是流连忘返,同里玩一天是不够的。因为同里是明清建筑的博物馆;同里的每一幢老宅都有故事,走进便是引人入胜的开始。

一直想和陶文瑜同游古镇,很不幸,陶文瑜英年早逝。因纪念文瑜,知道他对同里的痴情,我日前又去访问同里。

同里由十五条川字形小河把古镇分割成七个小岛,而49座古桥又把同里连在一起,在我眼里,便成了古人诗意的中的“小桥、流水、人家”。

同里的历史很显赫:早在宋代,“民丰物阜,商贩聚集,百工之事咸兴,园池亭榭,声伎歌舞,冠绝一时”;至明朝“地方五里,居民千余家,街巷逶迤,室宇从密,市场沸腾,可方州郡”。可见其盛况之一斑。

同里古名“富土”,那是外人赞誉同里的人杰地灵、欣欣向荣。但同里人不喜张扬,不好显摆,于是当地有识之士将“富土”二字拆开组装,于是有了同里之名。

游同里是绕不开退思园的,这个主人也是同里人,叫任兰生,当过安徽兵备道道台,因为手中有权,收的银子不会少。他一次与捻军作战,节节胜利,但任兰生见尸横遍地,一下子动了怜悯之心,便停止追杀。此事让慈禧闻知,勃然大怒,欲问其罪,任兰生当面奏道:“退而思过,进而报国。”经左宗棠、彭玉麟周旋说情,任兰生便返回故土,于是萌生造一个园子养老,园名退思。

走进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退思园,我见其布局别出心裁。按传统老宅格式,皆为一井一井前后贯穿。而退思园却是横向往右,由西向东是住宅、庭院、花园,花园占宅园一半面积。住宅由门厅、茶厅、正厅与两幢小楼组成,每进一层,都设屏障。中庭作待客之用,住宅与花园之间有自然过渡,院内有旱船与花木小景,“坐坐望月楼”“退思草堂”“闹红一舸”“雨坐亭”掩映其中,藏有一阁、一桥、一轩,是一座小家碧玉园林的典范。

我行走在逶迤曲折的长廊中,亲身感受林木的郁郁葱葱,粉墙上斑驳印痕,假山处翠绿青苔,还有水波中若隐若现的亭台楼阁,再看池中穿梭于荷莲中逍遥嬉戏的鱼儿,不由让我感悟到园林主人官场失意后的意外幸福,奔波官场的案牍劳形者,哪有机会享受藏于园林中的种种乐趣呢?

“退思园”的妙处,在于简朴无华、素静淡雅,没有一点虚赫与奢华。这种古朴端庄、自在休闲的古镇气息,亦是姑苏民居之妙!

漫步同里古镇,可玩处还有很多,上元街上的耕乐堂,是明人朱祥修筑的,前宅后园,园内有棵400多年的白皮松,另外崇本堂、嘉荫堂、南园茶社都是历尽沧桑的老建筑。古戏台亦为一景,那里的园、堂、居室、寺观、祠、字,都有点故事。

故事最多的是陈彩娥书楼,那是根据《珍珠塔》线索新仿造的。由于评弹与锡剧在苏州的流行,陈彩娥不弃贫贱,赠表弟方卿珍珠塔,方卿历经磨难,金榜题名的故事不胫而走,于是同里人也将它作为当地的保留节目流传至今,听文瑜讲,有时还有评弹演员来演唱这回书,我没见到,即使有,可惜文瑜兄已听不到了。哀哉!

同里退思

曹 正文



居家网课学习半年后,神兽终于归笼。明起推出一组《重返校园》。

责编:郭 影